



07543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鄱陽馬端臨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時有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

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中領

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

文獻通考

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

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

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頰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傳從攻合肥疫疾軍旅皆已 丹陽青巾 孫皓傳丹陽太守沈瑩領

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丹陽銳卒刀楯五十 步騭傳權遣呂岱代

號曰青巾兵屢捷 交州義士 騰騰將交州義士萬

人出 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 健兒見凌統甘

駱統 大率强者為兵羸者補戶 見陸 至有二百餘家

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 陳武傳武子表領

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 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除國賊報父之讎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童僕



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闕  
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其後又以

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

中衛後衛

三部司馬

前驅由基強弩

以中領之軍領

之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

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

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

之 祜罷改北中軍候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

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五百人

文獻通考

卷宿宰

兵考

二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今天下爲一當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

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

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單虛僕

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

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所

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爲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興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文獻通考

卷第

兵考

三

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軍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共車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

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輪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四

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詔募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疋大閱於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後又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太武眞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了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

死滅關中賊鄉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  
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  
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  
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窺  
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  
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  
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戎邏多置帥領或用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  
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鈔掠若值疆敵卽爲奴  
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  
之工少嫻草木之作無不按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  
或伐木深山或芸莫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  
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  
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緣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  
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閒擾我疆場皆由邊任  
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番及所統  
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

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綠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爲之聞奏事寢不報

文獻通考

卷宿宰

兵考

六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欣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畱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瑰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尙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柳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剋期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殲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

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

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

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宗文鄙武六鎮兵卒多

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

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爲國遠

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

偏而葬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

位政出房闈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

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

大臣而不能討紀綱墮矣然葬父子謀之不臧固

文獻通考

卷宿望

兵考

八

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爲內外領之二胄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

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

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

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

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

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

鎬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

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人常令丞相屬代郡

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將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兵考

九

閔帝時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旣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旣親政始收兵權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

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文獻通考

卷宿至

兵考

十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軍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

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郡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十一

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

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碓苴斧箠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觸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文獻通考

卷宿至

兵考

七

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征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隸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勒契

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里百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入寇則爲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 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長吏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曹一人 別將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校尉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人

羽林軍 高宗

龍武軍 元宗

團 二百人

校尉

神武軍 肅宗

禁軍

英武軍 代宗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 代宗

火十  
火長  
天威軍順宗  
神威軍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爲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十四

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繫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繫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元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

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下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

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鑄幕糗糧竝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繪綵食梁肉壯者爲角抵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旣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六

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前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逾時遠不經歲高宗以  
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  
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  
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  
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  
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  
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  
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  
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彘使府兵之法常存  
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  
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  
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  
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  
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  
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

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藺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繪染爲綠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冶鑄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六

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

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成  
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  
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  
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  
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

穆宗初卽位兩河略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  
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

文獻通考

卷宿至

兵考

九

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  
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兵臨時召  
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  
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  
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釋軍中驍勇以自衛  
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  
授以方略朝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  
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  
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  
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逾年

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旣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參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意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

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畱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百二等以上長六尺濶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者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友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獻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

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  
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  
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  
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調補北軍至  
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  
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  
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十人亦曰供奉  
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  
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  
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  
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  
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  
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  
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  
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  
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  
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  
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  
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

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  
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  
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  
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  
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  
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太歷四年  
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  
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  
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  
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  
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茂德宗卽位以白志貞  
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  
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  
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  
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  
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  
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  
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  
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

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勁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  
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  
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疆  
榦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  
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  
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  
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  
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  
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  
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籠中官而益置大  
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  
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  
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  
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婚田皆  
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  
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  
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  
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  
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  
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富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監旬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旬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六

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餼多不贍而戍卒屯防禦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蘧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蘧四十

流厓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七

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幽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

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  
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  
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  
皆歸十六宅畱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  
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  
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  
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  
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  
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  
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

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  
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  
兵皆隸六軍而以崔允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  
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  
忠歸畱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  
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允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  
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  
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  
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  
忠陰以汴人應之允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

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

文獻通考

卷第卅

兵考

廿九

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四

兵制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文獻通考

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

一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旣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爲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

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爲劓則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額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竝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尙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竝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竝賜忠烈功臣已有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二

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竝賜扈蹕功臣

唐元

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爲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賜從軍駕立功將校爲奉天定難功臣及僖宗昭宗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是徧及戎卒非賞典也

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闕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珣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爲率無問白居及儼者預借五月儼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

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  
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  
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  
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  
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囹百姓存亡未  
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  
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  
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  
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馱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嫻軍旅竟不  
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  
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  
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  
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簿於唐明宗時帝  
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  
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  
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  
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

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息

世宗卽位旣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四

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

練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圓以處之

剩圓給官符宮

觀園苑寺廟廬廩之役咸平五年七月戎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真宗念其勞不欲遽棄令隸剩圓廩給如故自是率以爲列

止齋陳氏曰剩圓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

食也熙寧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逐州就糧禁

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爲額剩圓立額自此始

自宣和之難養兵益衆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

退兵重爲天下費蓋棟汰起於紹興七年率置添  
差官自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圖參定爲節鎮  
一百三十圖次州軍六十五圖極邊節鎮二十六  
圖次州軍十八圖待闕圖數亦準此乾道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  
敕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  
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爲高下  
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  
卽送闕下京諸司庫務皆有役兵  
其執杖者卽不設等樣自是師旅皆精銳禁  
衛之籍無闕矣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  
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敕諸部郡  
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  
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  
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  
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閒因事宜升爲禁軍  
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陝  
西諸州選中保捷  
慶歷元年秋河北  
教閱本城爲禁軍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  
保毅王倫判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稍置

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

揮旣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在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徧天下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主判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六

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閒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鑿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剋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孥庾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

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朝  
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  
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  
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  
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招募兵  
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

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隸諸軍

淳化二年詔以子弟

附兵籍者除去之願隸名者闕試而後聽景德三年又詔有材勇者許隸本軍

其自下軍而

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

班

直新招募者非材勇超絕卽不預焉餘皆自下選補大中祥符五年詔揀閱諸軍有方壯而被斥者委所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在告諭聽其自陳

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

殿給以裝殿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

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

至各有特支

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

戍邊每季又加給銀

鞋環慶緣邊艱於纒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

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

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

有折月糧者有別給者

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郊祀特

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

登聞鼓上訴陳乞上怒曰朕所與卽爲恩澤安有例哉

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內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惟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宗卽隨所欲以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爲兒戲今我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八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爲天下之樞可以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卽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卽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  
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  
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  
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  
已及祿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  
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  
三鎮外太原青杜各十萬人幽寧宣武各六萬人潞  
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察團  
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  
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彊邦國之利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九

上覽而嘉之

眞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  
徒帝以是軍無俸而同禁軍例科罪太重令改從輕法  
其後又詔禁軍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

時寧朔軍

充役太廟而亡法官  
議當斬詔從流配

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齎御劍赴北面以  
肅軍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  
者與賊鬪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斫  
營寨能驚賊令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

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戎人爲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賊斬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竝賞之其擒賊首領有會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竝給與之若剋日會戰不齊者夜喧衆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出者載鬪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十

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貲畜而不赴殺賊遣入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爲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仗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圓窠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竝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眞宗聞而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皆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卽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強壯悉歸會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眞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鷹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十一

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卽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鑑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畱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

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

其本末各見郡國兵門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

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已上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

給有差

其兵數本末見郡國兵門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

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

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

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瞻面爲字以識軍

號是爲長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

視然後爲瞻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軍自國初以

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

聽從本軍或乘戍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

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

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緊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扞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

文獻通考

卷宿至

兵考

十三

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强悍銷彌爭亂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

勇絕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爲賞罰格諸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員多選本城補填故慶歷中內外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爲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虜初伏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

文獻通考

卷第百一

兵考

十四

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爲必生變仁宗以爲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爲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庾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多給糧於城東

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  
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  
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  
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  
鞋幽寧環慶緣邊艱於爨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  
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  
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  
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  
後及於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  
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質賣者重寘之法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  
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  
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  
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  
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  
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  
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  
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  
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  
至於紅腐而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

誠願罷河北陝西募往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兵考六勁服習然邊儲費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強韜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樵貨務茂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爲定額額足罷募闕仰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旣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爲額仍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歷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

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眞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歷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掇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旣取強健無賴者養以爲兵兵行雖民間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

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爲軍營子弟求刺爲軍況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爲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

敢南入爲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爲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況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爲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六

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爲是乎五口之家尙知量入以爲出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眞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歐陽修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苟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九

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

一作軍

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

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畱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畱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

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增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啗虎狼猶恐

不爲用尙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矩而爲制度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

文獻通考

卷宿望

兵考

廿

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竝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

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

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釋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

文獻通考

卷百五

兵考

世

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

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踊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扞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

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于城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扞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閒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

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率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爲餌委之陷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閒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死爲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六

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爲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七

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賞暨刺面之後兵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帑稍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蠢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曳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

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  
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  
反諸將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  
地以討其罪不免爲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  
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  
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  
閒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  
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閒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  
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八

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  
眞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敵則瓦解星散  
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閒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  
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  
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  
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  
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  
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  
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

竝是上等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九

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

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曠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貫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之兵紀律疏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一人敢言其非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者司馬光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敕榜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

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  
君何相輕甚邪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  
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以運糧戍邊反  
掌閒耳魏公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沿邊  
率以爲常如光言

文獻通考

卷宿奎

兵考

卅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卽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新經科簡卽團併有餘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損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詔諸路監司察州兵揀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軍者降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爲民

文獻通考

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

一

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衣糧徙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爲旣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遽行也司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尙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廩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沙汰旣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旣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恟恟亦無能爲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後不復可號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

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郵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郵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尙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尙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從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二

七月手詔揀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卽許也至是免爲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詔併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爲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八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

之撥併者馬步軍五百四十五營併爲三百五十五而京師之兵類皆撥併畿甸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併兵入逐指揮依職高下同領

先時軍營皆有額皇祐格馬軍滿四百卷軍滿五百人爲一營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二百旣不成部分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併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者鎖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廉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馬橐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帝不聽獨王安石贊帝力行之自熙寧至元豐歲有廢併甚衆

三年樞密院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帝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

額總三萬四百年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四千四百人爲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尙多須後命 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爲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爲多其沿邊者悉御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撥併畸零立額爲七萬以京東土地饒沃租賦有餘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之法不數年皆爲精兵至

文獻通考

卷百五

兵考

四

是分隸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杭州江軍府以議言東南兵募寡而盜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置將分領謂之將云 八月帝手詔倉吏給軍糧例有虧減出軍之家侵牟益甚豈朕所以愛養兵卒之意自今給糧毋損其數三司具爲令於是嚴河倉乞取減刻罪賞而兵糧每石及十斗士卒歡呼 十二月詔行保甲法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力丁壯

勇者亦附之內家賞最厚材力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  
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  
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掠人傳習妖教  
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干己又非赦律  
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勿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  
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  
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  
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  
以書其戶數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旣就緒遂推之五路  
以徧於天下

文獻通考

卷行聖

兵考

五

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帝嘗言節財  
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時數已甚減矣  
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練不精安石  
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  
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  
禦奚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  
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苦不足以當一面之夷狄其施  
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此無他惟能專用其民故也  
臣以爲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  
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立法制令

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斷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輩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爲禁衛不以爲虞誠有帝王威略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祿爲勸利而乃更憂其爲變豈篤論哉大抵世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之法不變乃實可憂也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則兵農其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爲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爾

一日帝批陳畱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

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乏艱於出備可速指揮禁戢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許也往者冬闕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爲過第陛下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劫掠一歲之間至二百夥逐夥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卽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爲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試騎步射竝以射中親疏遠近爲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

於庭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橐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視此有差卽藝未精願來閱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而未敢輒議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日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八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定其賞罰然猶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尉司云

樞密院言在京繫役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卽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許臣僚差占不過暮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椿管所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俸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雷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 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沿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則肄焉十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社常繫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九

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於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爲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秦鳳者五在熙河者九合爲四十二

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指揮分京東西兩路又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在京西額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其四

在蔡汝

元豐二年又增置土兵勇捷兩指揮於京西額各四百人唐州方城爲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爲左第十二凡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及土軍共十二指揮

四年詔團結東南路諸軍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將自淮南始東路爲第一西路爲第二兩浙西路爲第三東路爲第四江南東路爲第五西路爲第六荆湖北路爲第七南路潭州爲第八夔郢永州應援廣西爲第九福建路爲第十廣南東路爲第十一西路桂州爲第十二邕州爲第十三總天下爲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兵考

十

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擇武力士凡千人選十人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畱鄉里者勿強遣此將兵之法也五代承唐藩鎮之弊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兵而兵亦不至驕惰及

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爲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戍尙循其舊新故相仍交錯旁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爲更番迭戍無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卽位慨然更制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居訓厲蒐擇無復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兗鄆齊濟濱棣德博民饑募爲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又詔在京俸錢七百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文獻通考

登宿登

兵考

十一

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爲保甲

上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一動而兩業就今旣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卽一事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上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樸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必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

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  
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  
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  
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  
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強梁之人  
此其所以強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  
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  
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  
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  
代其役卽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數千但勿招填卽爲可減然今廂軍旣少禁兵亦不  
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  
三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  
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  
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  
爲錢一百萬緡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則  
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賞錢給按格令  
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徧  
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勇

悍俗尙武事又介居二虜之間講勸宜不可後其加  
賜緡錢十五萬焉其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熙寧九年之數  
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知陳州司馬光上  
疏乞罷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  
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  
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  
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畱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  
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  
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  
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賦畝之  
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  
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

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  
多賁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  
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  
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  
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  
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  
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  
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三

兵考

十四

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  
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  
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  
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  
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  
令主簿兼縣尉但主城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  
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  
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  
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  
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

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  
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  
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  
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  
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  
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  
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  
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  
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沿邊州軍仰逐  
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土人戶不得侵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  
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  
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  
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  
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  
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  
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  
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  
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  
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本縣鄉村戶有勇

力武藝者投充計卽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  
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  
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  
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  
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  
壯勇者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  
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  
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  
差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  
耆長壯丁逐捕盜賊竝乞依祖宗舊法

文獻通考

卷宿查

兵考

六

五月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欲申前說樞密院先進  
呈乞罷團教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察御史王巖叟  
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竝罷令逐路  
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  
逐縣監教官竝罷委令佐監教

嚴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  
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  
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日之併  
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廷知教民以  
爲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

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爲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也而羈縻之慮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所以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兵考

七

爲甚苦也創袍市中買弓修箭添弦換包指治鞞轡蓋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聽人雇直均菜縉納楷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間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過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爲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逾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

贅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尋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使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肌羸殘壞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文

責之苦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也臣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情而爲之法耳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之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臣以爲激而益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處以保大體爲安靜計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爲一月之閒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終併教一月農事旣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則安撫司旋擇教官分詣諸邑與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而百姓獲優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九

以治生無終年遯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又乞罷提舉教閱司又乞罷每歲分保甲爲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只乞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爲便竝從之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改更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爲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與不幸今田有

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爲不均於是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

按籍民爲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熙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鬪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汙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爲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瑟而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今觀呂陶之言以爲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者不堪爲兵獨富者堪爲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爲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汙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慘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診兄臂而論以徐日攘雞而易

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末減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爲經武強兵之圖不亦悖乎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乃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出戍他路其餘河北差近裏一將更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兵並更互出戍稍省諸路鈐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不能盡罷將副光疏曰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

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畱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所何爲況今之將官卽向之爲總管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

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又言竊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單募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如李順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閒竊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七

發攻陷郡縣豈不爲朝廷憂又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祿廩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貴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條約  
不報

軾疏言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  
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  
西河東遠甚雖據卽曰邊防事勢三五年閒必無警  
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  
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  
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  
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  
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  
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  
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  
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少年歲之閒  
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  
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  
甲持兵行數十里卽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  
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  
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壯國  
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

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  
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  
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  
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歷中趙元  
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  
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  
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  
一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  
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  
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

文獻通考

卷宿望

兵考

七

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  
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  
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  
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  
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  
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  
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  
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

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  
強壯并義勇之類竝依舊存畱外更不編排保甲看  
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  
箭社其餘竝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  
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  
逐補本界及化外盜賊竝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  
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藉此等寅夜防託灼見弓箭  
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  
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曰具存責其實用不  
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十五

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  
毫之給而捐軀杆邊器甲鞴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  
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定府北寨  
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  
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  
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  
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  
人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  
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  
切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

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  
六百五十一夥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  
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  
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搶獲不至狂悖  
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  
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是月再奏又不報  
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  
時北邊軍政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  
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  
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給於縣官  
者猶不能不爲將校所漁獵況籍民之有田畝者  
以爲保甲貪官汙吏寧無誅求乎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其六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住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  
遣以故事無畱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  
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諸軍除轉排補竝隸將司州  
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屯駐所在當俟將副巡歷決之  
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州縣拱手聽其所爲兵  
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章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  
試會布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

調發未已河北連被水災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  
練熙寧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司農官  
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  
之類非理騷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  
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  
屢以督會布是日布進畿內保丁總二十六萬熙寧  
中教事藝者凡七萬因言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  
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  
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當時保甲存者無幾以  
未教習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洵洵未易安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七

熙寧中施行亦有漸容臣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殊  
以爲不快

按王介甫嘗言終始言親法便者會布也若保甲  
之事則其時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  
聖之時布獨不欲復行何也蓋其事繁擾奉行不  
得其人則徒足以困百姓而實無益於軍實彼章  
惇蔡卞之徒但欲假紹述之說以遂其私略不顧  
生民之休戚布在當時視羣小猶爲彼善於此者

歟

徽宗崇寧四年樞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

一牒乞免教閱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  
訴焉乃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隙時教閱其月教指  
揮勿行

政和時諸路團成保甲六十一萬餘人

十月尙書省言今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  
鄉邑大則公爲劫盜累降指揮許其首身或令投換終  
未革絕神宗皇帝以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故分兵隸將  
統兵官司凡兵之事無所不總則逃亡走死豈得不任  
其責今見行敕令未有將官與人員任責之法致兵將  
不加存恤勞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職之人略不加罪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元

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幾四萬將副人員坐視故縱而不  
問且軍中有長行節級人員將校什長相統同營相依  
上下相制豈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軍旣立賞格  
則逃走安可無禁今參詳修立賞罰十數條並從之

七月洪中孚爲熙河蘭湟路轉運使先是樞密院創招

崇威寧銳兩軍

三年十月二日

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新兵教

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  
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  
蓋兵費簡練不費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  
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

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卽罷去中孚曰情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强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則重爲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

政和二年廣西都鈐司奏廣西兩將額一萬三百餘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多不用心今兵闕六分乞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問犯人除配沙門島廣南遠惡并犯強盜凶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竝依法外餘竝免決刺填從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揚應試言諸郡屯戍當隸守臣兵民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廿九

之任一然後號令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奪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詔自今令隸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除前隸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又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費糧廩驕惰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習工藝遂致寇恣橫行毒流一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邊綏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分接續排置使陝西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爲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闕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闕額率教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或鬻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藏避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軍當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傷國體乞亟行禁止有已強刺涅之人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有非願之人速行改正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三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當祖宗時軍律甚嚴若在戍還家當役避事必有轅門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寬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計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輕與限使知限之不可爲常稍有畏懼從之

五年手詔訪聞保甲法行既久州縣玩習弛廢保丁開收既不以實保長役使又不得時如修鼓鋪飾粉壁守敗船沿道路給夫役催稅賦之類科率騷擾不一遂使寇盜奇邪無復糾禁譏察良法美意浸成虛文可令尙書省於諸路提刑或提舉各路委選一員令專一督責

逐縣令佐將繫籍人丁開收取實選擇保正長各更替如法鈐束遞相覺察毋得舍無賴作過之人遇有盜賊晝時追捕若有過致藏匿者許人告首仍具條揭示欽宗靖康元年詔諸路州軍二稅課利先行椿辦軍兵合支每月糧斛春冬衣賜數方許別行支散官吏請給等禁軍月糧並免坐倉

自藝祖兵制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禁軍錢糧之賜取足經常廩給皆有定數或因屯戍之勞調發之費則謂之特支或戰士有功將吏有勞隨事犒勞則謂之軍賞皆無定數若夫諸軍闕額未卽招填則拘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卅一

其俸廩別作椿備上供入內府隸樞密院自祖宗以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椿而次年復依舊法封椿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封椿如舊久之事益訛宰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管勢重則闕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爲朝廷取用政和閒鄭居中爲樞密復爭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察兵政財用日益消敝患在不能守祖宗規模而已

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爲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鄰里

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  
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爲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  
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  
輔郡兵馬制置使司言路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給  
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  
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藝高强及二  
百人以上者乞與轉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  
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  
之

又詔聞希賞之人抑勒強募自今並取情願敢有違戾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世二

當議重罰毋得將不堪出戰及已繫軍籍者一例充募  
又詔募武舉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戰功曾經戰陣及經  
邊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發未敘及武學有方略智  
謀及曾充弓馬所子弟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並許  
赴親征行營司方兵盛時年五十以上皆汰爲民及銷  
併之久軍額廢闕則六十以上復收爲兵矣

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  
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  
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  
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

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言逃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爲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滅剋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爲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劉韜奏近制置种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馬潰散師中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下應統制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卅三

將佐使臣等竝與放罪臣契勅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竝合行軍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主將如路人略不顧恤近年以來高永年陷歿一行將佐及中軍將提轄等竝不曾行軍法繼而劉法陷歿今又种師中死軍夫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卽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

却卽自遣發軍馬傳呼應援時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卽行亦必得出使諸將憂失主帥受軍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逃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旣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種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竝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卽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雖該恩赦不得敘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兵考

五

中以爲忠義死事之勸詔種師中下統制將佐竝各付降五官仍令劉幹開具職位姓名申尙書省餘依奏十月樞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銳及膽勇人并射獵生戶從之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滿市應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無鬪志何栗用王健募奇兵操瓢行乞羸劣之人皆躍然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溘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是時守禦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姓謝姓丁人皆冒

故舊小人布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十道使之  
妄用

文獻通考

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

三

卷一百五十三終



81270

07543

